

民報

湖北學生界

蘇報

游學譯編



蘇江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第四子

國民報

中國旬報

中國旬報

浙江潮

覺民

K257.06/11

辛亥革命时期 期刊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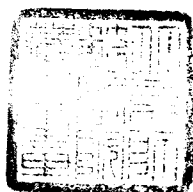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68150



868150

封面设计：宁成春

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

(第一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文化史研究室丁守和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0.5印张 529,000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书号 11001·437 定价 2.55元

DB15/10

~~DB15/10~~

说 明

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大量期刊，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文化史和报刊史的重要资料^①。但是到目前为止，除影印过很少几种外，还有许多刊物散佚不全，对于现存的刊物也缺乏有计划的整理研究。因此，我们准备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对这些刊物作出比较系统的介绍，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史创造必要的条件。

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的统计，辛亥革命前后，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各种期刊约有七、八百种之多，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刊物，有关学生、妇女、政治、经济、文学、教育、学术、翻译、自然科学的刊物，还有外国人办的中文刊物，以及某些反动刊物，等等。我们准备选出二百多种比较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刊物，作出比较详细的介绍。考虑到许多刊物现在不易见到，在介绍时将适当多引些原文，以便教学和研究工作者参考利用。另外，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思想面貌，我们还介绍了若干种报纸。

本书初步拟定分五集出版。每集介绍刊物若干种，着重研究和介绍刊物的内容，包括刊物的性质，主要言论和倾向，在重大政治事件和思想斗争中的态度，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有关中国文

^① 这里所说的辛亥革命时期，实际上是指辛亥革命前后，上起1900年，下至1918年。按《五四时期期刊介绍》除《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少数几种出版较早（1915、1918年）外，其余都是1918年后出版的。因此，本书下限大体到1918年，《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已介绍的不在内。

化的观点，对西方各种思想文化的看法与介绍，以及该刊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和作用等等。同时对刊物的编辑出版者、主要撰稿者、刊期、版式等，也尽可能作一些说明。

本书是期刊介绍的文集，提供稿件的有各地各方面的同志，因此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就难免不一致，甚至是相矛盾的。因为这不是一部专史，也就听其存在，这点请读者注意。

第一集介绍的刊物共四十一一种。其中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刊物《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著名刊物《中国旬报》、《民报》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如《译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洞庭波》、《汉帜》、《鹃声》、《豫报》等，或主张革命，或主张改良，或主要介绍西方文化；也有在国内出版的宣传爱国和革命的刊物，如《苏报》、《国民日报》、《觉民》、《广益丛报》、《蜀报》、《萃新报》等。另外，还有两种妇女刊物《女子世界》、《中国新妇女》；两种文学刊物《新小说》、《月月小说》；两种提倡白话文的刊物《中国白话报》、《宁波白话报》；两种自然科学刊物《亚泉杂志》、《科学世界》；两种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刊物《万国公报》、《亚东时报》；一种教育刊物《教育世界》等。

编写辛亥革命前后的期刊介绍，是一项相当复杂繁重的工作。除少数刊物比较齐全外，大多数都分散在各地，有时一种刊物由几个地方的图书馆收藏，哪里也不全。因此就需要各地同志的帮助协作。我们欢迎各地同志积极参加、支持这项工作。

为了计划、组织和审阅稿件，我们成立了一个编辑小组。编辑小组的成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和新闻研究所报刊史研究室的丁守和、何炳然、黄沫、刘仁达、赵金钰、范明礼、丘权政同志；并邀请金冲及、陈旭麓、陈庆华、张寄谦、张磊、刘立凯同志参加指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

一九八〇年六月

目 录

说 明

✓清议报	金冲及 (1)
✓中国旬报	丁守和 (31)
✓译书汇编	丁守和 符致兴 (55)
集成报	潘庆德 (69)
亚泉杂志	范明礼 (77)
✓开智录	金冲及 (86)
译 林	刘仁达 (90)
✓国民报	郭永才 (98)
教育世界	徐万民 (114)
✓新民丛报	何炳然 (141)
启蒙画报	彭永祥 (189)
新小说	黄 沫 (196)
✓游学译编	胡绳武 (225)
✓湖北学生界(附汉声、旧学)	陈大可 (239)
✓直 说	王晓秋 (259)
✓浙江潮	丘权政 (269)
✓科学世界	范明礼 (288)
广益丛报	匡珊吉 (303)
✓江 苏	林斌生 (329)
蜀 报	匡珊吉 (346)
✓苏 报	王学庄 (360)
✓国民日日报	陈旭麓 熊月之 (392)

· 觉 民	丁守和 (415)
· 宁波白话报	蔡乐苏 (431)
· 中国白话报	蔡乐苏 (441)
· 女子世界	徐玉珍 (461)
· 萃新报	金冲及 (474)
· 二十世纪大舞台	杨天石 (482)
· 法政杂志	须 知 (489)
· 二十世纪之支那	赵金钰 (499)
· 民 报	赵金钰 (504)
· 美禁华工拒约报	范明礼 (537)
· 洞庭波	赵金钰 (542)
· 汉 帜	赵金钰 (549)
· 鹄 声	刘立凯 (555)
· 中国新女界	熊月之 (565)
· 月月小说	黄 沫 (578)
· 劝学报	范明礼 (594)
· 豫 报	林斌生 (599)
· 万国公报	夏良才 (606)
· 亚东时报	潘庆德 (643)

清 议 报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日本。他们到日本后，立即着手重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创办了《清议报》。

《清议报》是旬刊，每月三册。第一册出版于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最后一册出版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

《清议报》的基本主张是什么？刊载在第一册卷首的《叙例》中，把它的宗旨归纳为四条：“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①第十一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把这几条宗旨作了更集中、更明确的概括：“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②它所说的“主持清议”，就是指猛烈抨击西太后、荣禄主持下的黑暗朝政，鼓吹“尊皇”，力主归政光绪皇帝。这是《清议报》的主要政治主张。它所说的“开发民智”，就是指介绍并鼓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化道德思想。这是它在思想领域内进行的启蒙工作。《清议报》上所说的千言万语，大抵都离不开它所标榜的“主持清议，开发民智”这八个字。这确是贯穿于《清议报》全部宣传内容中的基本特色。

《清议报》出版后，很快就风行海内外。短期内，“销售已至三千余份”，发售与代售点有三十八处。成为继《时务报》之后，在广大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刊物。

① 《横滨清议报叙例》，《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② 《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1899年4月10日。

《清议报》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三年，它在各个时期的情况也有所不同。大略地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现分述如下：

—

一八九八年九月下旬，戊戌变法失败。九、十月间，康有为、梁启超在日本政府保护下，由宫崎寅藏、平山周分别护送，先后流亡到日本。

横滨，是日本最重要的港口。它地处东京的门户，也是旅日华侨最集中的地方。据《清议报》第一册和第十七册的记载，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约五千二百多人，而横滨一地就达三千二百五十二人，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康、梁来到日本以前，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原有一定的影响。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亡命日本，曾在横滨建立兴中会分会，以当地华侨商人冯镜如为会长，有会员三十余人。一八九七年秋，康、梁的势力开始伸入这里。那时，横滨华侨正筹办教育华侨子弟的学校。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受聘主持校务，担任总教习，改校名为大同学校。“自大同学校成立之后，兴中会势力渐衰退，会员中能宗旨一贯历久不变者，寥寥十数人而已。”^①康有为又以“帝师”自居，扬言携有光绪皇帝给他的“衣带密诏”。华侨商人趋之若鹜。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旅日华商的赞助下，创办了《清议报》。它的出版地点就在横滨。它的名义上的发行兼编辑人，就是原兴中会横滨分会会长冯镜如。

为什么康有为、梁启超一到国外，着手抓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办报？他们是有一个通盘考虑的。在《清议报》第一册上译载了一篇日本《东亚时论》上的《兴清论》，多少透露了他们的这种想法。文章说：“顷者清国新政之士，前后辈出，欲试经纶于一代，而事终败矣。然皆当代杰出之人也。其力量识行，足为世所推重。惟根本

^①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41页。

未立，急于图功，进锐退速，以致一败不可收拾，诚可悲矣。”那么，需要先立的“根本”是什么呢？文章说：“欲行天下之权者，必先拥天下之兵；欲拥天下之兵者，必先握天下之财；欲握天下之财者，必先收天下之心。天下之心，天下之财，与天下之兵，行其权之大本也。”文章认为，在这次变法中三者都不具备，“而持其一孤权强行之，虽智不足运其智，虽勇不足用其勇。况于身实无其权，仅赖帝力以伸其志者乎？宜乎其一败涂地也。”^①他们初步总结了变法失败的教训，把办报看作“先收天下之心”的要着。

《清议报》创刊时，距政变发生还不久。因此，它的最初几期，着重于有关这场刚发生不久的政变的论辩。它所发表的论说有《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政变原因答客问》等，并且长篇连载梁启超所著的《戊戌政变记》。

他们大声疾呼地呼吁“兴师讨贼”。梁启超在第一册发表的论说中写道：“吾以为海内臣子，如有念君父之仇者，则宜于今日而兴讨贼之师也。海外各国，如有恤友邦之难者，则宜于今日而为问罪之举也。使今日而不讨贼，不问罪，则虽他日皇上被弑，吾知其亦必无问罪讨贼之人也。”^②康有为在同册上发表了诗四首。其中最后一首写道：“南宫惭奉诏，北阙入无军。抗议谁曾上？勤王竟不闻。更无敬业卒，空讨武曌文。痛哭秦庭去，谁为救圣君？”^③同样强烈地暗示：一定要兴“勤王”之师，来救出“圣主”，把这说成是中国的出路所在。

当时，孙中山正在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到达日本后，孙中山以为双方都旨在救国、旨在改革，就去同他们商谈合作，却被康有为断然拒绝。当孙中山的助手陈少白见到康有为时，康只是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

① 《兴清论》，《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② 任公：《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③ 更生：《戊戌八月国变纪事四首》，《清议报》第1册，1898年12月23日。

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①

而在《清议报》上，他们一开始就猛烈地反对革命，攻击革命。梁启超首先充当了反对革命的主将。他写道：“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他标举的主要理由，就是所谓中国国民程度不够。这也是他以后在《新民丛报》同《民报》论战时所使用的主要论据。梁启超这样写道：“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二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未有定也，而何能为变法之言。即不尔，而群雄乘势割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②

改良同革命的对立，在《清议报》一开始时就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到了一八九九年，康、梁在海外初步立住了脚跟，就公开打起“保皇”的旗号。这年三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四月，到达加拿大。七月二十日，就和旅加侨商李福基等在加拿大的域多利宣布创立保皇会。八月四日（阴历六月二十八日），在域多利中华会馆举行光绪皇帝“祝圣寿”的活动。据说，当时“龙旗飘扬，观者如云”。康有为还声泪俱下地写下了“海外初瞻寿域开”，“小臣泣拜倒蒿莱”这样的诗句。^③接着，横滨、新加坡、檀香山等地也先后设立了保皇分会。

保皇会的政治目标很明确：就是要拥光绪皇帝复政。保皇会的条规共二十八条。它的要点是：一、保皇会系奉光绪皇帝密诏成立，以尊皇、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人为宗旨。二、凡是中国同胞，遵奉光绪皇帝诏旨，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皆为保皇会同志。三、各埠设值理人，宣讲保皇会之主义，值理人由各地会中议员为之。四、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3页。

② 任公：《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清议报》第2册，1899年1月2日。

③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155页。

各埠公举同志中之忠义殷实者数人为董事，掌理会中捐款、通讯等事。五、会中捐款作宣传、通信、办报之用，并集资创办银行，竞业会社以保护工商业。^①以后，康有为在《上皇帝书》中也追溯道：“臣奉循衣带，仰天痛心，蹈日本而哭庭，走英伦而号救，洒泪以宣圣德，雪涕以厉国民。奔走经年，往还重溟，旅民共沐圣人之德，海外咸知新政之由，戴若昊天，爱如父母。臣乃开会合群，期以勤王筹救，名为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薄海旅民，闻风踊跃，奔走来归，入会者数百万人，开会者凡数十埠。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结彩燃灯而恭祝，旬日则召众议事而齐来。人人识尊君亲上之心，家家讲忠君爱国之义，互相激劝，竞厉同仇，远电力争，日求归政。”^②说得也很清楚：保皇会的全名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它的目的是“期以勤王筹救”，以求“归政”。

这个时期《清议报》的政治主张，同样也集中到这一点：就是“尊皇”二字。梁启超在《尊皇论》中直截了当地写道：“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③

他们把光绪皇帝描写成千古以来未有的圣人，把中国的安危存亡说成都有赖于光绪皇帝一人身上。梁启超这样写道：“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要是还处在“孩提之时”，那就只能“借父母之保护”。今天中国正处在“孩提”时期，靠谁来“保护”？就要靠光绪皇帝这个“圣人”。“今日之变，为数千年所未有。皇上之圣，亦为数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诸夏，凡我同胞，获此慈父。”这就自然应该“各竭乃力，急君父之难。”“中国将赖之，四万万同胞将赖之。”^④

《清议报》第十七、十八册还连载了一篇通信，报导康有为在加拿大发表的演说。康有为在演说中极力颂扬光绪皇帝，说：“皇上力欲变法救中国而无权”；“皇上仁慈，爱民如赤子”；“皇上之英明

① 张王法：《清末的立宪团体》，第232页。

② 《南海先生上皇帝书》，《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

③④ 袁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敏断，自古少有”；“绝无权位之心，但以救民从众为念，此真尧舜之主也；若有全权行之，三月而成规模，三年而有成效，十年而中国大强矣。”说到最后，康有为“乃起立大呼曰：我今谨问各乡里兄弟大众，愿齐心发愤，救中国否？愿者拍手。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起立，举手拍掌。西人数十，亦应声起立，举手拍掌。又大声问曰：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今既幽囚，大家愿齐心发愤，救我皇上否？愿者拍掌。堂下千数百人，皆应声伸手拍掌。乃曰：我兄弟如此齐心，人之所欲，天必从之，皇上必可保存，而中国可望救矣，愿共发愤。千人欢呼，乃散。”^①《清议报》的这篇长篇报导，把他们当时鼓动保皇的那种狂热情景淋漓尽致地描写出来了。

从这点出发，他们自然就把西太后准备废立这件事，看作中国当前时局的关键。欧榭甲一提到“废立”，就丧魂落魄地写道：“一废皇上，则全国士民皆失所恃。失所恃则听其鱼肉刀俎，牛马庖厨，无不如意矣。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皇上一日而在也，我四万万同胞犹获一日之安全。皇上而不讳也，则我四万万同胞，直不如草木之无知矣。”并且一再暗示：既然局势如此急迫，就应该不顾一切地兴勤王之师，“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忘国之贼臣，以救君国之难。”^②

尽管他们这样痛恨西太后，猛烈抨击她所发动的政变和酝酿的废立，可是又认为，要是西太后肯大发慈悲，改弦更张，归政光绪，那不但可以立刻停止对她的攻击，相反还要为她高唱颂歌。欧榭甲在文章中把他们这种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说：“西后为荣禄、刚毅所误，矫行训政，得罪社稷，诚无辞矣。然苟能悔罪自新，恐惧退位，躬奉大宝，还之皇上，则前之所为不过日月之食、风云之变耳。早暝一雨而土膏润，霖雨一晴而万物苏，何足损其毫末哉！诚如是，西后之令名将与天壤无穷，天下将戴德扬休之不暇，谁复

① 《康南海在鸟贼士晚士叮演说》，《清议报》第17册、18册，1899年6月8日、18日。

② 无涯生：《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咎其往者乎？”^①

总之，尊皇高于一切，尊皇先于一切。这便是《清议报》全部政治宣传的主要属意所在。

在鼓吹“尊皇”的另一面，他们继续猛烈地反对革命，抵制革命。欧榭甲写道：“若异军特起，而倡革命之说，则名义不足以动中外，而吾民尚未成独立之性质，亦觉难从。其有益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否则蹈李立亭、牛进修、余蛮子之覆辙耳。”^②梁启超更危言耸听地恫吓道：在当前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局势下，要是发生革命，不但不足以救亡，相反还会引起内乱，直接导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和瓜分，使中国沦于灭亡。他说：“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而外国借戡乱为名，因以掠地，是促瓜分之局也，是欲保全之而反以灭裂之也。”^③

但是，历史的现象是复杂的。尽管他们宣传的主旨在鼓吹“尊皇”，抵制革命；但在某些方面仍然起着积极的作用，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种积极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清议报》大声疾呼地宣传救亡，并且帮助读者了解世界大势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比过去更深刻地指出了当前中华民族面对的严重局势。

它从创刊之日起，就开辟专栏，刊载《外国近事及外议》，介绍世界万国大事，译载各国报刊上有关中国问题的各种评论。第十一册起，又将这个专栏分为《万国近事》和《外论汇译》两栏，增加了这方面的篇幅。不久，又将《万国近事》改为《猛省录》，将《外论汇译》改为《闻戒录》，点明他们开辟这些专栏的目的所在。

它还发表了大量这方面的论说。提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鉴观既往，熟察现在，以

① 无涯生：《明义篇》，《清议报》第14册，1899年5月10日。

② 无涯生：《论教中国当以教皇上为本》，《清议报》第20册，1899年7月8日。

③ 哀时客：《尊皇论》，《清议报》第9册，1899年3月22日。

图将来”的主张。由于这时他们避居海外，能够接触到大量西书西报，对“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和“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这两方面的了解和宣传，确实比戊戌变法时又前进了一步。

关于“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他们指出，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寻求市场的需要，中国已变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梁启超写道：“自前世纪以来，学术日兴，机器日出，资本日加，工业日盛。而欧洲全境遂有生产过度之患，其所产物不能不觅销售之地。”他分析了当前的世界已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殆尽，“今者虽撒哈拉大沙漠中一粒之沙，亦有主权者矣。”“而彼其生产过度之景况殆不可终日，于是欧人益大窘。”怎么办呢？他们“皇皇四顾，茫茫大地，不得不瞋其鹰目，涎其虎口，以啗吸明燄我四千年文明神国二万里膏腴天府之支那。”“移戈东向，万马齐力，以集于我支那。”^①梁启超在这里指明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不是一时的政策，也不只是某一具体事件所引起的反应，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的，是有着必然性的。这就自然可以得出结论：必须从根本上考虑怎样才能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祖国的独立富强。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是有积极意义的。

关于“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他们着重指出：列强对待中国，有的主张“瓜分”，有的标榜“保全”，手段虽有不同，侵略实质却是一样的，都不该对它抱有幻想。麦孟华写道：“外人之处我中国也”，“其处分之策，不曰瓜分，则曰保护，一若中国不复自能图存者然。”^②他指出：现在有些人认为中国时局危急，但因国势积弱，如果不依靠外力就难以图存，所以，听到“瓜分”的说法就惶惧忧虑，而听到“保全”的说法就喜形于色，希望可以得到外力来相助。他说：“呜呼！天下安有借外力而可以立国者哉！”“其所谓保全之策，则亦取我要港，得我铁路，扩张势力。”“然则所谓保全者，固犹是侵

① 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② 佩弦生：《论中国之存亡决定于今日》，《清议报》第38册，1900年3月11日。

略之政策。特彼出以急激之手段者，此则出以和柔之手段而已。”^①这种分析也是比较中肯的。

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还连续刊载了《爱国论》一文，比较系统地宣传了“爱国”的观念。他一开始说：现在西方人谈到中国时，常认为“彼其人无爱国之性质”，所以“其势散涣”，无论何国都可以任意地掠夺它的土地，奴役它的人民。其实，中国人并不是没有爱国性质的，“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怎么会“不自知其为国”？原因是“中国自古一统”，数千年来总是“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他认为：“今夫国也者，以平等而成；爱也者，以对待而起。”欧洲诸国所以爱国心独盛，因为他们自来“诸国并立”，“互比较而不肯相下，互争竞而各求自存。故其爱国之性随处发现，不教而自能，不约而自同。”现在，中国对外败绩，甲午一役更是“创巨痛深”，“于是慷慨忧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原因也就在：“昔者不自知其为国，今见败于他国，乃始自知其为国也。”梁启超大声疾呼地指出：国家的存亡兴衰，正决定于国民这种爱国心的强弱。他说：“国之存亡，种种兴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淳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萧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②在《清议报》另一篇文章中，进一步申论了国家、家庭和个人的关系，论述了发扬爱国心的必要。它说：“天下未有国不能保而家尚能存者也。盖国者，合无数家室而成，乃众人民之公产。故东西贤圣统名之曰国家，言国、家不能离而为二也。国亡即家亡，国存即家存，国兴即家兴，国衰即家衰。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责，人人有公同保守公产之权。其有败坏吾公产、觊觎吾公产、侵夺吾公产者，合众议谋以抵御之，整顿之，又

① 佩弦生：《论中国救亡当自增内力》，《清议报》第41册，1900年4月10日。

② 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6册，1899年2月20日。

思所以扩充之。夫是之谓有爱国心，不如是则谓之无爱国心。”^①

当我们考察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过程时，对《清议报》的宣传在这方面起过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第二，它进一步宣传了“民权”的思想。

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他们突出地提出了“国民”这个概念。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他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②

他们处处把“国民”这个概念同“奴隶”这个概念对立起来，作了鲜明的对比。梁启超说：“我国蚩蚩四亿之众，数千年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出诸海而犹不能视；妇人缠足十载，解其缚而犹不能行。故见自封，少见多怪。曾不知天地间有所谓民权二字。有语之曰：尔固有尔所自有之权，则且瞿然若惊，蹙然不安，掩耳而却走。是直吾向者所谓有奴隶性、奴隶行者。又不惟自居奴隶而已，见他人之不奴隶者反从而非笑之。呜呼！以如此之民而与欧西人种并立于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世界，宁有幸耶，宁有幸耶？”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奴隶性不是人们原有的，完全是后世独夫暴君一手造成的：“民之自居奴隶呜呼起乎？则自后世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己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干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来也。”^③

他们把伸张民权同爱国密切联系在一起，指为必不可缓之事。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

① 《俄公使论瓜分中国之易》，《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15日。

② 哀时客：《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清议报》第30册，1899年10月15日。

③ 哀时客：《爱国论》，《清议报》第7册、第22册，1899年3月2日、7月28日。